

关于梁思成先生手稿 “北平杂稿速写笔记”的一些情况

About Liang Sicheng's Manuscript "Draft Notes from Peiping"

林贤光

LIN Xianguang

1970 年底，那是十年浩劫的第四年。我作为一个“五一六”分子，被从江西鲤鱼洲押解回北京。隔离审查关在二号楼。开始是狂轰滥炸式的审问和斗争，大约三四个月以后，锋芒渐退。但是，有错拿的，没有错放的，提审与斗争的次数少了，可是我仍旧被隔离关在那里。那时，没有太多的交待材料要写，有了一些空闲的时间。待我很好的看守孙宏策同志就时不时地给我安排一点劳动，带我出去干活，像拔草、耨地、打扫卫生、搬运桌椅板凳的事情都干过。

1971 年的清华园，校内只留有少数教职工和主持生杀予夺的工宣队。系内绝大多数老师和职工都还在江西劳动。我是被隔离的管制分子，与系内的群众完全隔开，丝毫不知系里的活动。反正让我去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干完了就回去，不敢说也不敢问。

大约在上半年某一天的下午，老孙叫我出去劳动。天热，我只穿了背心和短裤出来。他只带了我一个人走到系馆（清华学堂），在门厅内右侧的传达室内，有一大堆废纸堆在那里，很高，印象中比我的身高要高许多，那房间是高窗，那堆纸够得着窗台了，总计约有近两立方米的样子。老孙拿了几个麻袋来，让我把这些废纸装在麻袋里，说是要送到造纸厂去。接着他走了，我一个人就装麻袋。一边装也一边翻看这些“废纸”。我发现在这堆废纸之中几乎全是有关中国营造学社的材料，其中有账目、便条、测绘手稿、笔记本、一些印刷品，以及一些片言只字的纸片。同时，我还发现其中还混有一些清代样式雷的资料。应当说这里面有很多相当珍贵的史料，但当时我来不及多想，也不敢多想，只是装。老孙时不时地过来看看，我不敢问为什么这些东西要送去毁掉，在工宣队执掌大权的情况下，我一个被管制分子是不敢有什么发言权的。不过，看到了那些先辈们辛勤劳动的手迹，实在爱不释手。我是带过学生测绘的，对测绘稿相当熟悉。它们是画在一些黄色的硬卡片纸上，尺寸约为 170 毫米 × 110 毫米，有很多很多本，毁了实在可惜，我就偷了一本出来。它比较小，我就把它塞在我的背心里面，老孙没有发现。说实在的，那一大堆里真是好东西太多，有的很大，我的背心里也就能藏下那么一个小本子。随后，我就把它带回了关我的二号楼。在被隔离的房间中，我不敢看它，藏在我的箱子底下。直到我被解除隔离之后，我才把这个小册子打开看了，这才发现这是梁思成先生的手稿。它是用很硬的细铅笔绘成的。其中有一幅记载了标题和时间，为：“卧佛寺前月牙河桥 十九年九月 成”。这个“成”字是梁先生惯用的签名字体，我认得出来。它应是 1930 年间，梁先生在营造学社时的测绘记录。

这件事，当时由于身份的关系，我当然没有告诉我的看守老孙同志，尽管他对我很好。

现在来看，这个小册子够得上文物了。在那个鬼颠倒、斯文扫地、珍珠有如粪土的时代，大革文化命的遭殃池鱼又何止这些文档资料，我只不过抢出了这么一个小小册子，那一大堆“废纸”之中，还有更多、更珍贵的文档资料就这样被付诸一炬了。作为一个历史现象，我想还会有更多的同志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，我希望这些同志站出来，把这一段文物档案遭劫的历史写出来。记录下那一段愚昧、无知、毁灭文化的所见所闻，警示历史不要重演和教育后代关注文化的传承。据我所知，清华建筑系在“文革”以前不仅保存了营造学社的文档（包括部分样式雷的文物），而且还保存了老清华人类学博物馆的藏品，在十年浩劫之中它们的命运和经历如何？知情人不妨回忆一下，把它们写出来。

“文革”后，我曾向郭黛姮老师提到过这件事，但时隔已久自己也淡薄了。两三年前，郭老师又问到此事，我才再一次想到了这件尘封已久的小册子。她是用于写梁先生传记的插图的，我曾借给她用了一下。

但是，我想它应当回到原来保存它的地方去，回到清华的建筑系馆资料室去。这也算圆上一个我把它带出来的心愿吧。现在，中国营造学社的纪念馆设在我系。我想这正是这件文物应当回到它该回去的地方的时候了。我把它送回来。

林贤光

2009 年 9 月 17 日